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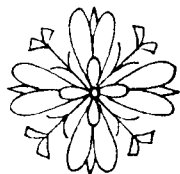
王海棻

古汉语疑问词语



古汉语疑问词语

王海荣



浙江教育出版社

序

海棻的《古汉语疑问词语》把有关古汉语疑问词语的丰富资料搜集到一起，认真仔细地加以归纳分析整理研究，详细说明古汉语各个疑问词语的语义和语法功能，分析其结构，指出其询问的对象，又进行古今对译比较而采用工具书的编排形式问世。这无疑是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而且是一部风格细致、别出心裁、内容充实、切合实际的工具书。它对于读者深入学习古汉语，对于教师进行古汉语教学，对于语言学者研究古汉语疑问词语问题都是非常方便，非常有用的，因为这部专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所以它既便于一般教学使用，又有助于科学研究的深入探讨。

海棻秉承吕叔湘、马汉麟两位导师的教诲，治学谨严。平日既浏览群书，博采通人，善于思索，发现问题，又勤奋不倦，近二十余年时时留心古汉语疑问词语问题，撰写论文多篇。此书之可贵，还在于积累日久，例证均来自第一手材料，不但善于分析解释，而且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独树一帜。

我觉得此书提出了古汉语疑问词语研究方面的一些新鲜问题，其中颇多为他人所未涉及者。举例如下：

一、“谁”“孰”作兼语式中的兼语，其位置问题，值得注意。而这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掉，本书特别指出。

二、“何”能不能作主语？有的语法书认为不行，有的语法书认为虽然可以但这种现象罕见。本书举出大量例证，说明“何”作主语是较常见的现象。尤其是下列例证的说服力最强。有许多

问句是“何谓……”(什么叫做……)的形式,凡是它的答句是“此谓……”(这就叫做……)或者是“是谓……”的,都应该认为这个“何”是主语,因为在答句中与之相对应的“此”“是”毫无疑问是主语。

三、“曷”作为宾语使用这个问题,许多语法书没有提到。有的书则认为只是极个别现象。本书在深入细致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充分的例证,说明“曷”作动词宾语,并不罕见。至于“曷”作介词宾语问题,一般认为“曷”只能作介词“为”的宾语,本书列举例证,指出“曷”还可作介词“以”“由”等的宾语。

四、关于“胡”的用法,一般认为它不能作动词的宾语,而且认为只能作介词“为”的宾语。本书列举例证,说明“胡”可以作动词的宾语,还有介词结构“胡自”“胡以”等格式。此外,又指出“胡”可以作为名词的修饰语,这也是常被忽略了的。

五、本书就“安”可以代人,“何”可以代人这些问题,都详举例证,肯定这一语言现象的普遍存在。

六、本书特别指出:“何物”作与人有关的名词的修饰语,多具有贬斥之义,因为被修饰的名词多为贬义词或不被尊重者。

以上的例子是就疑问词语的句法功能来谈的。

本书在疑问词语的语义特点分析方面,也很精细周密。列举抉择询问的各种句式,比较完备。有些还是一般语法书忽略了的,例如:

“A奚与B?”

“A何似B?”

可见其分析之细致。

一般语法书讲述抉择疑问词时,只谈“孰”有抉择义。实际上在古汉语中,“何”“谁”都经常而且大量地用于抉择询问。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会有所疏忽。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里

曾说，“于斯三者何先”本应作“孰先”，只因为“孰”不能作宾语，所以用了“何”去替换。其实，“孰”并非不能作宾语，“何”也不是偶尔代替“孰”表示抉择。本书提供了“何”表抉择的大量例证，并说明用于抉择的“何”既可以指事物，也可以指人。指人的例子就有：

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终身不嫁者……

将何娶？”相国曰：“吾亦娶其终身不嫁者耳。”

这个“何”明显地指人。在另一方面，“孰”能够作动词的宾语，也可以表示抉择，例如：

先王有百，吾孰法焉？（先王有上百位呢，我效法哪一位呀？）

“孰”作介词的宾语，也可以表示抉择，例如：

我有二子……孰以为太子而可？（我有两个儿子……让哪一个做太子才好呢？）

由于例证丰富，分析周详，所以本书在疑问词语的语义剖析方面，也有不少精辟独到之处。

综观全书，深感其翔实严谨，是一部踏踏实实的佳作。故欣然命笔，向读者推荐，是为序。

张清常

一九八五年八月下旬
于北医三院

前 言

古汉语疑问词语，这是一个旧的课题，因为几乎全数的讲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著作都对此加以论述；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新的课题，因为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专著，对古汉语疑问词语的语义和语法功能进行全面而细密的归纳、分析和研究。而这样一部专著，对汉语虚词史的研究，对古今汉语语法的对比研究，对古汉语教学工作，以及对自学古汉语的人们（包括外国留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古汉语疑问词语》的编写宗旨。如果说本书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话，至少可以说在这方面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为读者提供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

作者对古汉语疑问词语的研讨盖有年矣，大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在恩师马汉麟先生指导下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就对《公羊传》中极为丰富的疑问词语进行了专题研究。在尔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无不留意于此。一九七八年调至语言研究所后，又把疑问词语作为研究专题。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偶有心得，即撰写成文，计有二十余篇。但终觉支离零散，且难以尽述，每每有撰写成书的愿望。而今，在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如愿以偿。又承蒙恩师吕叔湘先生为本书题签，张清常先生为本书作序，感念之情自不待言。

在动手写书之前，预计这是一项不大的“工程”，然一旦动手，才发现实际工作量要大得多，真可谓有多少非疑问句，就有

多少疑问句，二分天下有其一。难怪有些语言学者径直把古汉语的句子分为疑问句和非疑问句两大类了。

古汉语中，不用疑问词语的疑问句也有，如：

(1)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金曰：“伯夷。”（《尚书·尧典》“有”句：有谁能主持我祭祀时的三种典礼吗？）

(2) 秦昭王问孙卿子：“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儒”句：儒者对于他人的国家没有益处吗？）

(3) 对曰：“天威不违顔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不下拜？”（《左传·僖公九年》“小白”句：小白我怎敢贪天子之命不下拜呢？）

但这类句子毕竟不多，在一般情况下，疑问句都要借助于疑问词语。有一种疑问句，只用表示疑问语气的助词“乎、邪”等，如：

(1) 子见夫子乎？（《论语·微子》）

(2) 将军怯邪？（《史记·袁盎列传》）

“乎、邪”等用法简单，只用于句末，且不充当句子成分，所以本书不予论列。

本书包括相当数量的复合疑问词。什么是复合疑问词？它的范围有多大？这些问题，尚待讨论。好在有杨伯峻先生的《古汉语虚词》等书的出版，使我们可以有所借鉴。本书也新划入了一些复合疑问词，依据的原则有两条：一是结构紧密，经常连用；二是语义与一个词大体相当或相近。如：询问人的“何人”结构紧密，语义大体同“谁”（当“什么样的人”讲的“何人”，另当别论）。请看如下例句：

(1)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战国策·齐策》）

(2) 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史记·孟尝君列传》）

(3) 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唐诗选·白居易：缭绫》）

例(1)与例(2)“谁”与“何人”同义替代，例(3)“何人”与“谁”同义互举。

本书把“谁其”“其孰”“伊谁”等划归复合疑问词，估计读者会有不同看法。这样处理，有两个原因：

第一，古汉语代词连用的情况很多，现列举几类：

此其 彼其 夫其 （指示代词+人称代词）

胡其 何其 奚其 （疑问代词+人称代词）

谁何 孰谁 谁谁 （疑问代词+疑问代词）

他谁 （指示代词+疑问代词）

凡此种种，《古汉语虚词》《诗词曲语词汇释》等书都是作为双音词处理的。“伊谁”虽未见有人明言其为复合疑问词，但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词头‘阿’字最初用作疑问代词‘谁’字的词头。而‘阿谁’可能是从‘伊谁’变来的。‘伊谁’在《诗经》里已经出现了。《小雅·正月》‘伊谁云憎’，《小雅·何人斯》‘伊谁云从’。”（中册，第三章）王先生似乎是把“伊谁”看作一个词的。

在其它书文中还可见到有关论述。如，《樊川诗集注·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中，清人冯集梧有一条注语：“任渊黄山谷诗注：‘渠，犹昔日言伊。’…胡氏注曰：吴俗谓他人为‘渠侬’。”可见“渠侬”可作第三人称代词。其结构形式是：人称代词+人称代词。

既然以上所提到的都被看作一个复合词，那么，与之结构相同或相类的“谁其”（疑问代词+人称代词）等也不应排除在复合词之外。

第二，“其谁”等结合甚紧，在句中可以灵活位移，充当多种句子成分。如：

(1) 心之忱矣，其谁知之？（《诗经·魏风·园有桃》）——“其谁”作主语，在句首。

(2)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其谁”作主语，在句中。

(3) 夫今之歌者其谁乎？（《庄子·山木》）——“其谁”作谓语，在句末。

(4) 维兹之旱兮，其谁之由？（《韩昌黎集·讼风伯》）——“其谁”作宾语，在句中。

(5) 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左传纪事本末·晋景楚共争霸》）——“其谁”用于抉择问句，作小句主语，在句中。

所谓由某词加某词构成，只是就其形成之初的结构而言的。在使用过程中，其中一个成分承担起表达语义的主要责任，而另一个成分的意义逐渐虚化，变成语缀性的东西了。这种情况，与名词中的复词偏义颇为相似。

本书从语义上将疑问词语分为十五类，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古汉语问人时都用哪些疑问词语，有哪些问法；问事物时，又用哪些疑问词语，有哪些问法；等等。但这样划分，就有一个避免交叉、重合的问题。比如：划分出对人的询问和对事物的询问两类后，到了划分度量询问时，就既有对人的数量询问，又有对事物的数量询问。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限定范围的办法，即“人的询问”和“事物询问”只限于单纯的问人或问事物，也就是仅限于问“谁”或“什么”，而不包括对人或事物的数量、情状等的询问。

在划分义类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些难于处理的问题。如：“恶”“焉”一般不指代人，常指代处所，但遇到了这样的例句：

(1) 季孙曰：“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孔子……”

(《孔子家语·正论解》)

(2) 王曰：“子焉闻之？”对曰：“犀首告臣。”(《战国策·秦策二》)

“恶乎学”“子焉闻之”，意思就是“从谁那里学习的”“你从谁那里听到这些情况的”。这里的“恶”“焉”既可理解为对人的询问，又可理解为对处所的询问，究竟划归那一类呢？本书划归“人的询问”中了。因为，这可以使读者了解“恶”“焉”除了经常用于处所询问外，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具有指代人的作用。这或许可以说是疑问代词的活用吧。

还有一种情况，“何由”“曷由”等一般说可以理解为“从哪里”，但当“何”“曷”指代处所的意义虚化时，“何由”“曷由”的意思就近于“怎么”，属于“方法询问”了。我们只能根据具体文义，将“何由”“曷由”分别归入有关义类中。

划分义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疑问词语中普遍存在的歧义现象。先看如下一例：

① 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史记·淮阴侯列传》)

“先生相人何如？”“先生相寡人何如？”这两个句子的语义是否相同？能不能划归一类？只从这两个问句本身是难以明确回答的，因为这类句子有歧义。它既可以是“你给人〔寡人〕相面〔用〕什么办法？”的意思，又可以是“您看人〔寡人〕的面相怎么样？”的意思。前者属于“方法询问”，后者则为“状况询问”。歧义的类型很多，在此难以尽述，只列举几种：

(一)是原因询问，还是事物询问？如：

② 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家语·六

本》“何”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夫子为什么叹息？B.夫子叹息什么？）

③公曰：“太师奚笑也？”（《韩非子·难二》“奚”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太师为什么笑呢？B.太师笑什么呢？）

④管仲曰：“王者何贵？”（《说苑·建本》“何”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君王为什么尊贵？B.君王尊重什么？）
（二）是事物询问，还是人的询问？如：

⑤何欲置？（《战国策·西周策》“何”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打算放置什么？B.打算立谁？）

⑥大夫此言将何谓也？（《战国策·楚策一》“何”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大夫这话打算说明什么呢？B.大夫这话指谁而言呢？）

⑦麟也，胡为来哉？（《孔子家语·辨物》“胡”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麟为什么来呢？B.麟为谁来呢？）

⑧寡人将恶乎属国而可？（《庄子·徐无鬼》“恶”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我将把国家交到哪里才好？B.我将把国家委托给谁才好？）

（三）是情状询问，还是人的询问？如：

⑨且夫饥代事也…谁国无有？（《吕氏春秋·长攻》“谁”句可能有两种意思：A.什么样的国家没有？或：哪国没有？B.谁的国家没有？）

此外，还有些疑问词语具有歧义。如：

云何 $\left\{ \begin{array}{l} \text{事物询问（说了些什么？）} \\ \text{情状询问（怎么样？）} \end{array} \right.$

何谓 $\left\{ \begin{array}{l} \text{涵义询问（说的是什么意思？）} \\ \text{原因询问（为什么？）} \end{array} \right.$

形成歧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是疑问词语的一词多义。如“何”“奚”等既能当“什么”讲，又能当“为什么”讲，“何”等既可以代人，又可以代事物，“谁”既可代人当“谁的”讲，又可以修饰名词当“什么样的”“哪个”讲。因为不止一义，自然就造成理解语义上的分歧。

那么，怎样确定某个疑问词语及其所在的疑问句的具体意思呢？本书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一）参照上下文义，尤其是下文的答语。比如，例①“先生相人何如”后边的答语是“贵贱在于骨法……以此参之，万不失一”，显然是回答相面的方法的，所以，该问句属于“方法询问”。而“先生相寡人何如”后边的答语是“……不过封侯，又危不安……贵乃不可言”，显然是说韩信的面相究竟怎么样（吉凶祸福）的，应属于“情状询问”。例②“夫子何叹焉”，后边的答语是“……吾是以叹也”，“是以”义即“因此”，“因此”所回答的问题当是“为什么”，据此，应将此划归“原因询问”。例③的答语是“臣笑叔向之对君也”，是回答笑什么事情的，问句应属于“事物询问”。例④的答语是“贵天”，足见是问“尊重什么”的，也属于“事物询问”。

（二）参照不同篇章、不同版本同类文句。比如，例⑤“何欲置”，在《战国策·东周策》的同样记载中此句作“孰欲立也？”，可证例⑤“何”指代人，属于“人的询问”。例⑥，鲍本此句作“谁谓”，再验之以下文“令尹子文是也……叶公子高是也……”，更可证例⑥“何”指代人，属于“人的询问”。例⑦“胡为来哉”，《孔丛子·记问》作“孰为来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作“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何休注：“见时无圣帝明王，怪为谁来”。由此可见例⑦“胡”指代人，应归入“人的询问”。例⑧“寡人将恶乎属国

而可”，《吕氏春秋·贵公》同样一段记载中此句作“寡人将谁属国？”可见“恶乎”相当于“于谁”，应属于“人的询问”。

(三)参照古汉语一般语法规律。比如，例⑨“谁国无有”，按一般规律，“谁”指代人、表领属关系时（义即“谁的”），在它与后面的名词之间多加“之”。如：

“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国语·鲁语上》）

凡是“谁”具有修饰作用或表任指（义即“什么样的”“哪个”）时，它与后面的名词之间不加“之”。如：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吕氏春秋·贵信》）

据此，“谁国无有”似应归入“情状询问”。但我们现在仍归入“人的询问”中，这是因为“谁”表领属关系时也有不加“之”的，如：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驂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战国策·宋卫策》“谁马”句：驂马是谁的马？）

所以，象例⑨这类句子，实在是可以两属的。

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一)“何如”“何若”“奚如”“奚若”等疑问词语前，凡有“以为”“谓”等意谓性动词时，一般属于“商榷询问”，意思是“你认为怎样？”“你看行不行？”。如：

(1)王曰：“……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过蓄水，有老人涉蓄而寒……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王曰：“女以为何若？”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战国策·齐策六》）

(3) 越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原君为媼于秦，秦已纳郑朱矣，卿以为奚如？”虞卿对曰：“王不得媼，军必破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孔子家语·好生》）

(二)“奈何”“如何”“若何”前加“为之”二字时，一般都属“方法询问”，意思是“办理此事怎么个办法”“对此怎么办”。如：

(1) 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撓，而天下自来。”（《荀子·尧问》）

(2) 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 子张曰：“为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专，教之不能勿怠……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孔子家语·入官》）

(4) 桓公问曰：“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国语·齐语六》）

(一)(二)两种情况一般说不能互换，也就是说，一般不说“女以为奈何”“君以为如何”，“为之何如”“为之奚若”也很少见。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奈何”等的动词性较强，所以可带“为之”这类状语性成分。但所谓动词性强弱，也不是绝对的，在有些情况下，“何如”“何若”等与“如何”“若何”等又可以互用，也就是说，前者可以用来询问方法（怎么办），后者可以用来进行商榷（怎么样、行不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说：“‘何如’‘如何’二者的用法不尽相同……‘伐柯如何’如果说成‘伐柯何如’，意思就改变了，前者是询问方法，后者是商量可否。”这段话如果是说“何如”不能询问方

法，“如何”不能商量可否，恐怕就失于片面了。请看例子：

(1) 齐侯曰：“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寡君之愿也。”（《左传·僖公四年》）——商量可否，

(2) 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史记·淮阴侯列传》）——询问方法。

(3)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唐诗选·白居易：杜陵叟》）——询问方法。

(三)“如之何”作谓语，总是询问方法的，相当于“怎么办”。而如果用作状语，在“如之何”和谓语动词之间多加助词“其”，用来询问原因。如：

(1) 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论语·微子》“如之何”句：君臣之义为什么要废弃呢？）

(2) 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如之何”句：我为什么要拒绝别人呢？）

“若之何”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四)“何如”常用于紧缩句中，其后常有连词“则”“斯”。这种用法的“何如”是询问情状的，意思是“怎么样（就）”。如：

(1) 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告子下》）

(2) 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何若”“如何”“若何”等很少有这种用法。

(五)“几何”用作谓语，如与人生相关，大多表示时间之短暂（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在一般情况下，则是询问时间长短的（多长时间、多久）。如：

(1) 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2) 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

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国语·晋语八》）
“几何”作状语，总是表示时间短暂的（能有多久、能有几天）。

如：

（3）此以人之国侥幸也，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乎？
（《庄子·在宥》）

（4）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说苑·建本》）

（六）“何物”作谓语，意义褒贬不限，而作与人有关的名词修饰语，被修饰的多是贬义词，整个句子带有贬斥口气。如：

（1）何物老姬，生宁馨儿？（《晋书·王戎传》）

（2）挾《左传》，逐郑康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世说新语·轻诋》）

（七）有些疑问词语的某种用法，只见于某一部书，这是由于古代方言关系，还是由于作者的习惯，有待深入研究。比如，“原因询问”的“胡说”，“自设询问”的“何故以”“何故之以”，只见于《墨子》；“自设询问”的“奚故”仅见于《吕氏春秋》；“奚”单独作谓语、用于“事物询问”或“原因询问”，仅见于《说苑》，等等。

（八）有的疑问词，同是用来询问原因的，但它们各自能构成若干特殊的句型。比如，“何”与“胡为”都可用来询问原因。

如：

（1）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说苑·立节》）

（2）客胡为若此？（《战国策·齐策四》）

“何”能构成“何·V·乎·O”这样的句型，即：“何”问原因，作状语，它后面的动词及其宾语之间加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乎”。如：

（3）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尚书·皋陶谟》）

(4)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羊传·隐公元年》）

“胡为”能构成“S·胡为·乎·V”这样的句型，即“胡为”作状语，它与动词之间加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乎”。

(1)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陶渊明集·归去来兮辞》）

(2)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李太白全集·蜀道难》）

而“何”与“胡为”在这两种句型中的位置一般说来不能互换。看来，这两种句型均已比较固定。

王海葵

一九八六年一月